

端盘姐妹

□昆山 张新文

那年高考一结束,女儿把所有的教科书和资料整理好,一股脑儿搬到了上面的阁楼里,大有抽刀断水与书绝交的意思。

晚上,她很自信地告诉我:“爸爸,你家宝贝女儿考得还行,赶明儿我就去张家食府‘端盘子’,好歹减轻一点你和妈妈的负担……”端盘子,在我们那儿也叫端捧,就是饭店传菜的服务员,把厨师烹饪好的美味佳肴端到食客的餐桌上,过后再把食客离席后满桌的餐具收拾好,端到洗刷间清洗干净。这是一份又脏又累的活,我担心女儿吃不消,就说:“去试试吧!”我知道女儿的性格和脾气,是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人,我想她累得干不下去了,自然会放弃。

第一天,女儿下班到家像散了架一样,躺在床上半天没有动弹一下。第二天,双手磨出了水疱,妻子把缝衣服的针放在火上烧红,把她手上的水疱挑破,水去,死皮贴紧新肉,一股钻心的疼,疼得女儿流出了眼泪。我说:“算了

吧,明天就别去上班了。”女儿冲我笑笑,没有回答我。没有回答,就意味着她还是要坚持下去的。第三天,因为地面阴天潮湿、湿滑,摔了一跤,连膝盖都摔青紫了。我心想:这下你个“小犟劲头”该服软了吧!可是,天一亮,女儿还是硬撑着去上班了。

当女儿请假填报志愿的时候,饭店张老板才知道我女儿是个参加完高考的孩子,开始他还以为是农村的孩子呢!这么能吃苦,这么能坚持。那年,女儿被一所师范大学录取,临结账的时候,张老板执意多给了她1000块钱,女儿说啥也不要,张老板说啥也要给,他说:“我这是定金,明年我女儿就高三了,她理科成绩差,明年你大学放暑假的时候,就不要来店里端盘子了,来给我家女儿补课,工钱嘛肯定不比你端盘子少啊!”

最后,女儿还是把1000元钱退给了张老板。张老板一脸无奈的样子:“那明年暑假补课的事还有希望吗?”女儿笑了,对张老板

说:“你让她多端几回盘子,她的成绩会上去的!”

张老板是个聪明人,他听出了我女儿的意思,很惭愧地说:“我们忙着挣钱,忽略了对女儿的教育,很多时候,总以为钱能摆平一切,我女儿身上缺的就是你这股干劲!”

张老板听从我女儿的建议,一有空闲,就叫他女儿到店里端盘子。苦、累、流汗流泪,曾是我女儿经历过的,我女儿唯一没有经历的是放弃。但她女儿坚持不下去的时候,却选择了逃离。张老板找到女儿,还是把她带到店里,他就把我女儿端盘子的事迹讲给她听。人都是有自尊心的,最后她女儿也坚持了下来,经过端盘子的磨炼,他的女儿也变得懂事多了。

有些事,就是那么巧合,第二年,他的女儿也考取了我女儿的那所大学,而且都是物理系。在大学里,张老板女儿喊我女儿“端盘姐”,我女儿喊她“端盘妹”,一个师姐一个师妹,她们俩成了好闺蜜。

端午“十红”

□高邮 姚正安

端午将至,遂想起故乡的端午习俗。

端午前几日,大人们就忙起来,割艾草、菖蒲,买百索、雄黄,打棕蓉、捻棉线,织蛋袋、做虎鞋。节日的气氛被烘托得轰轰烈烈,有滋有味。这是继清明之后的又一大节,也是夏收后的第一个节日,怎么也得庆贺庆贺。

端午当天,每家每户的门楣上都挂着用艾草、菖蒲、带茎的大蒜和一个小粽子扎的把子。小孩们颈戴蛋袋,手扎百索。宝宝们脚踩虎鞋。这是端午的标配,年年如此,家家如此。

故乡人对这个节日很看重,很用心。依我之见,他们把端午节过成了美食节。

粽子是端午节的重要标志,也是不可或缺的美食。每户人家一早就吃,蘸白糖、喝粽汤,齿颊生香。自端午开始一连吃上半个月或一个月,家底厚实的人家,养在水里,吃的时间更长。在房子的角角落落里洒雄黄酒也是少不了的,时值仲夏,百虫皆兴,艾草、菖蒲与雄黄,除虫祛邪,撇开迷信怪异,对人的健康有实在的功效。

中午一餐,菜肴之丰盛,可比肩年夜饭,而且时令感更强。讲究的人家,要吃“十红”。所谓“十红”,就是十种红颜色的菜肴。

汪曾祺先生在《端午的鸭蛋》一文中说:“(家乡)还有一个风俗,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‘十二红’,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。”我的老家与汪先生所居县城相隔百里,民俗上有点差异是很正常的,所谓“十里不同风”。

哪十红呢?有炒红苋菜(也有白苋菜),咸鸭蛋、洋葱炒河虾或水煮虾、炒韭菜、炒长鱼、红煮鱼、红烧肉、红炖肉圆,大蒜头也算一红,还差一红,怎么也想不起来。其实,大多数人家也不可能吃到完整的“十红”。

父亲织席子

□东海 陆琴华

在我的印象里,父亲木讷寡言,很少和人来往,可是在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之前,他跟来我们村里的一位织席子的师傅说上话,套上近乎了。

在我的印象里,家乡的芦苇到了成熟季节,割倒了,一是用来做盖房子的屋棚用,二是用来织席子用。那时,村里两三千口人,还没有一个会织席子的。

那时一到农闲,也就是到了冬天,割倒了的芦苇柔韧,非常富有弹性,正是织席子的好时机。父亲跟着那师傅一个冬天,也就基本学会了织席子的手艺,回到家里,开始自己织席子了。刚才说了,父亲木讷寡言,似乎啥也做不起来,可是织起席子来那是杠杠的厉害。父亲不仅给我们自家织席子,也会像师傅那样跟别人家织席子,父亲在村里的地位越来越高。

十年河西,十年河东。后来河岸的芦苇被人铲掉,不是用来种蔬菜,就是用来种粮食,甚至种上树,理由是芦苇已经没有用了。是

说是红颜色的菜肴,不单指菜肴的颜色,也指汤汁的颜色。

我最喜欢吃的是咸鸭蛋和炒长鱼。

那时的咸鸭蛋与今日市面上所卖的真空包装的熟蛋不同,是泥和盐腌制半个月,食之当日煮成,俗称泥包蛋。蛋白细腻而玉白,蛋黄微红成型而起沙,不咸不淡,在蛋壳空处敲开一个小洞,用筷子掏出一块,细细品之,入口人心,其乐无比。再一掏,可见蛋黄,有油渗出。那是传统的咸鸭蛋,也是闻名遐迩的高邮咸鸭蛋。

妈妈一大早会去村的四周寻找渔家,买一斤左右比笔杆粗一点的长鱼。妈妈说,长鱼大了,炒出来不嫩。妈妈是农村里的厨师,她对食材的选择有独到的见解。活长鱼用开水焯之,盛在冷水盘里,以一平木板作为案板,以银簪为刀,一条长鱼分三刀划成,腹部一刀,背部两侧各一刀,切成寸长,匀称而整齐。待到饭时,滚油爆炒,配以生姜葱蒜白酒红糟,焖少许时间起锅,那味道,闻闻也是享受。烩以韭菜或洋葱,更加鲜美。

这是通常的炒长鱼,不是淮扬菜里的炒软豆腐,炒长鱼的材料是统货,即是长鱼肉和长鱼肝鱼之类可食者,而炒软豆腐只取长鱼背脊肉。饭后的巷子里,会听到邻居大妈们互问:今天,你们家吃几红了?另一位大妈说:起迟了,长鱼没有买到啊!口气中透露出十足的遗憾和惋惜。

年年过端午,年年吃十红,总也想不明白:为什么要吃红的?为什么要吃“十红”?也没有哪一位长辈对此作过解释。

今天想来,好像有了点眉目。端午介于夏收与秋收之间,麦子已经入库,秧苗正在生长。农人们用“十红”庆祝夏粮丰收,用“十红”祈求秋谷丰登,日子红红火火,十全十美,不也是情理之中的吗?

仲夏琥珀光

□辽宁朝阳 刘薇薇

因为导师一直在外开会,所以直到离校前课题组才终于得以聚齐,一切都太仓促了,以至于那天聚餐的饭店选得很“失败”。

大家围桌而坐,等了许久,点的菜品却迟迟不上。在频繁的催促下,老板终于道出了实情,原来他家早上接待了一波婚礼的客人,计划不足导致所有的食材都需要现在去采购。

应着毕业的伤感氛围,窗外也飘起了雨,大家空盯着圆桌中间的天鹅摆件,偶尔引起的话题三言两语就被终结……

终于,导师道起了他的青春往事,这段从未被他提起的日子同门都极感兴趣。导师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大学生,他的老师普遍过了知天命的年纪。同学的年龄也参差不齐,最大的三十多岁,最小的才十几岁,就这样天南海北、经验丰富的一群人聚在了一起。导师

说年龄大的同学永远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,夸父逐日般地想追回那已逝去的青春年华;而年龄小的则悟性极强,带着一种朝气、灵气。假期里他们乘着绿皮火车穿越大江南北、千里迢迢地实践,每个假期都走很远的路,而那个年代里大学生极受尊重。

大家听得都很入迷,师弟师妹们就着讲述展开话题,而他则回答得很坦诚,仿佛真的带着我们回到了他的青春年代。那晚每一道菜都间隔二十多分钟才上,但是那天的青春故事却是毕业前最珍贵、最独特的美味佳肴。

老师话锋一转感叹道,他是时代的幸运儿,青春与大学同在,他的同学里年龄偏大的早已经离开人世……此刻他心里满是不舍,他风华正茂的弟子们即将踏上新的旅途,再见面已不知在何时。

聚餐结束已接近晚上10点,

大家仍意犹未尽地提议去校园合影。细雨中,我和师妹给老师撑着伞,我们漫步在熟悉的校园小路上,到了取景地却发现光线暗淡。在无星无月的仲夏之夜,导师灵机一动说:你们在这里等着!便独自去把车开了过来。车灯射出琥珀色的光,我们在光影里笑靥如花,大学最后的时光定格在了照片里。

毕业后,只与导师匆匆见了一面。那是开会途中,他看资料的时候依旧会摘下眼镜,把资料端着贴在眼前。回想起初入校园到毕业答辩的点点滴滴还恍如昨日,天南海北的同门偶尔聊着只言片语,都忙着各自的生活。

老师前年光荣退休,再回校已经物是人非。或许校园的一草一木还能提醒我曾在那里失落过、悲伤过、迷茫过,让人不禁唏嘘:这就是青春,他是如此的仓促,欲买桂花同载酒,终不似,少年游。

端午记忆

□南京 臧亚洲

儿时的记忆中,端午节是个颇具神秘色彩的节日。

一大早,大人们就寻来艾草,插在自家的门上,据说这样能够祛毒避邪。那些新鲜的艾草插在门上,靠近便可以闻到一股淡淡的夹杂着草药味的幽香。大人们为了觅得艾草还颇费些周章,他们起早就要去田野、河槽上四处寻找,一定要选择那些高壮挺拔的,而且当天取回最好,据说那样阳气更足。

端午节好像是一年中一个重要的“关口”,过关的要领就是“祛毒”,仿佛人们从这个关口顺利通过,全年便可高枕无忧。

传说,端午这天的日头也是最“毒”的。尤其是正午,就连平时不停鼓噪的虫鸟、蛙蟾都消失得无影无踪,它们早已悄悄躲到某个角落里去了。所以,那天正午人们是尽量不到外面去的。

有一种端午习俗是被人们普遍沿袭的,那就是当天取杂树头煮水洗澡,据说能够祛病延年。那天人们除了采些杂树头、艾草外,还要从水塘里割一些“臭蒲”(一种水生蒲草)。这样煮出来的水药香浓郁,据说孩子洗过后,皮肤不生疮、不长痱。我们无须考证这种做法的科学性,姑且把它当成一种祈福仪式可能更为恰当。

传统节日原本起自民间,各地有各地的过法,有的地方划龙舟、有的地方吃粽子,我们那里必吃一种食物——煮蒜头。做法很简单,就是用清水把鸡蛋、蒜头之类的一起煮熟。蒜的味道虽然不好,可还是被家长逼着吃一点。这大概也有增加身体抵抗力、避免毒害入侵的意味。

过完这些“关口”之后,另有一件事是令孩子们欢欣鼓舞的,那就是系绒线。过节前几天,货郎老

刘就贩来一些五颜六色的绒线,红的、黄的、蓝的、绿的,煞是晃眼。家中只要有孩子,大人们都会精心挑选一些。

等到过节那天,大人们会细心地在孩子的脖子、手腕上系上绒线。如果是婴儿,还要将脚腕上也系上,有些还串着铃铛、桃雕之类的饰品。

系上绒线的那一刻,孩子们就被告知不可随便取下,须等到农历的“七月七”才行。当时,我们心里很是纳闷,也颇感神秘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们渐渐知晓了那段美丽的故事。据传,每年的“七月七”,孩子们解下绒线放到高处,喜鹊们便纷纷衔走绒线,飞向天河,在河上铺成一座七彩斑斓的“鹊桥”,那便是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相会的地方。

童年的端午节是那么的神秘有趣,过去数十载,踏遍千万里,至今仍念念不忘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23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